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UL 18 1930

3150
Ch L 3200.7141, 83

11

鳳臺縣志卷之十三

藝文一

周

楚以趙兵止韓魏易地

樊餘



韓魏易地西周弗利樊餘謂楚王曰周必亡矣韓魏之易地韓得二縣魏亡二縣所以為之者盡包二周多於二縣九鼎存焉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而包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韓兼兩上黨以臨趙即趙羊腸以上危故易成之日楚趙皆輕楚王恐因趙兵以止易

韓以高都與周

蕪代

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周君患之告蕪代蕪代曰何患焉代能為君今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都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蕪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仲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謂楚王曰韓氏罷於兵倉廩空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饑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與粟於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仲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

高都與周公仲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是公以敝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仲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援雍氏而去

北魏

彌勒像石壁記

闕名

維大魏孝昌二年歲次景午二月朔十八日缺元素缺男

阿難妻缺男山僧等比問良師與父母宜所眷念乞石佛

像始得長壽山僧等前身薄福今日以後望得長命更莫
遣鬼神相侵長即仰金剛密缺護持山僧長命保元年百
歲 右文義係為子祈福語其題壁在碧落寺彌勒像
旁有唐武后萬歲通天年紀與此相類天地日月等字俱
遵后制據歐陽子集古錄以為韓王元嘉子李謨為母房
太妃祈福所作而北魏乃先有此記考北魏書和平初曇
耀僧請鑿石為窟雕佛像五處一時郡縣效尤據此則
勒像自北魏已有之不始於韓王元嘉或者元嘉重加
葺磨崖為碑歟

北齊

石法華像記

闕名

大齊河清二年歲次癸未五月甲午朔缺一日戊寅陽

阿故縣村合邑長幼等敬造石法華像一軀寶相嚴麗借
此功福上為皇帝齋僧七世父母因緣眷屬遍地四生咸
登正果

右碑見於陽阿故縣今在大陽鎮之南河菴碑高丈許
圍分四面上鐫陽紋佛像俗號千佛碑空處皆施王官
階男女姓名有官此土者如郡太守長史中正功曹及

鳳臺縣志 卷之十三
秉兵長流參軍等名有官外郡者有沛郡太守太學博士汝南廣陽清河令各等名書法雜兼篆隸奇古可愛日月等字并同唐武后所製書此以見北朝碑式之古與後不同且以見天地等十二字非自武后始造并可想當日佞佛之甚云

隋

石佛像記

胡叔和

大隋仁壽二年歲次壬戌十一月甲辰朔廿四日佛弟子胡叔和等缺六字伏以三人等命如懸絲餘此殘喘墓木垂

拱還少無丹泡影飛星不過一瞬疾風驟雨難保終朝昧已往之迷津尋現前之覺路將欲誠性悟空靜修來世各發善念上侷聖容敬造三尊石像錦羅明耀寶珞莊嚴幻出丈六金身雲拖皓月流入大千法界雨散空花一爲皇帝求福壽介華封二爲黎庶祈年史稱大有像成之日上皇帝陛下弁及七世父母因緣眷屬俱登正道證果西天右碑見北村興隆寺與東淑村開皇碑俱與北齊製同載此以備一代金石

石佛像記

闕名

蓋聞元果秘印大開甘露之門象教燃燈遍布黃金之地
瞿曇受性慈悲為心本具宿緣非有外道西方應世精修
肇於雪山東土來賓慧業傳於法界樂國衍七寶之象淨
宮浴九龍之池所宜禮贍法軀普同供養今有高平郡丹
川縣清信士趙缺八字缺八仰為皇帝敬造龍幢上鐫釋迦諸佛
光流寶珞氣滿旃檀功德之水常清來今之果不昧同登
彼岍無迷岐途庶幾永奠皇圖有桑盤之固長此惠我黔
首無妖沴之災開皇五年八月日記

唐

上李司徒澤潞用兵書

杜牧

伏觀明詔誅山東不受命者廟堂之上事在相公雖樽俎
之謀算畫已定而賤末之士芻蕘敢陳伏希赦其狂愚一
賜聽覽其太和二年為校書郎曾詣淮西將軍董重質詰
其以三州之眾四歲不破之由重質自誇勇敢多算之外
復言其不破之由是徵兵太雜耳徧徵諸道兵士上不過
五千人下不至千人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附地主名
為客軍每有戰陣客軍居前主人在後勢羸力弱心志不
一既居前列多致敗亡如戰似勝則主人引救以為已功

小不勝主人先退至有殲焉初戰二年以來單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以後客軍單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軍不能因雪取城蔡州事力已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祇令保境不用進戰俱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卽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爲寇僅五十年歲破汴州襄州襄城盡得其財貨輸之懸瓠復敗韓全義於殷上多殺官軍四萬餘人輸輦財穀數月不盡是以其人味爲寇之腴見爲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焰已成自以爲

天下之兵莫我與敵父子相勉僅於兩世根深源濶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邠公抱真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苦寒之軍橫折河朔強梁之衆貞元中節度使李長策卒中使提詔授與本軍大將但軍士附者卽授之其時大將來希皓爲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進旨只令此軍取大將授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押衙盧從史其位居四潛與監

鳳臺集元 卷之十三
軍相結超出伍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某且勾當此軍監
軍曰盧中丞若肯如此此亦國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
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回揮同列使北面稱賀
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從史爾後漸蓄奸謀養義兒三千人
日多煦沫及父處死軍士留之表請起復亦只義兒與之
唱和其餘大將王翼元烏重孕第五釗等及長行兵士並
不同心及至被擒烏重孕坐於軍門喻以禍福義兒三千
一取約束及河陽取孟元陽爲之統帥一軍無主僅一月
日曾無大吠况於他謀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尙專一可

以盡見及元和十五年授與劉悟時當幽鎮入覲天下
事柄廟算者議必銷兵雄健敢勇之士百戰千功之勞坐
食租賦其來已久一旦黜去使同編戶紛紛諸鎮停解至
多是以天下兵士聞之無不忿恨至長慶元年幽鎮乘此
首唱爲辭昭義一軍初亦鬱沸及詔下誅叛使溫起居造
宣慰澤潞便令發兵其時几月天已寒四方全師未頒冬
衣服聚之授詔或伍或離垂首強項徃徃諍語及溫起居
立於重榻大布恩旨并疏昭義一軍自七十餘年忠義戰
伐之功勞安史已還叛逆滅亡之明效辭語旣畢無不懽

呼人衣短褐爭出效命其時用兵處處敗北唯昭義一軍於臨城縣北同果堡下大戰殺賊五千餘人所殺皆樓下步射搏天飛者賊之精勇無不殲焉賊中大震更一月日田布不死賊亦自潰後一月其軍大亂殺大將磁州刺史張汶因劫監軍劉承偕盡殺其下小使此實承偕侮媒一軍侵取不已張汶隨承元出於鎮州久與昭義相攻軍人惡之汶旣因依承偕謀欲殺悟自取軍人忌怒遂至大亂非悟獨能使其如此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只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其副俸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

二州地歸之朝廷其功非細祇以張汶之故自謂不潔淋頭竟至羞死爾亦孺子安敢如此從諫恐悚不敢出言一軍聞之皆陰然直言之說值寶歷多故因以授之本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伏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強一百里關隘多山井不可鑿雖有兵力必恐無功若以萬人爲壘下窐其口高壁深塹而與之戰忽有敗負勢驚洛師蓋河陽軍士素非精勇戰則不足守則有餘成德一軍自六十年來世與昭義爲敵訪聞無事之日村落隣里不相往來今王司徒代居反側思一自

雪况聯婚戚願奮可知六十年相仇之兵仗朝廷委任之重必宜盡節以答殊私魏博承風一當效順然亦止於圍一城攻一堡刊木堙井係累稚老而已必不能背二十城長驅上山徑擣上郤其用武之地必取之策在於西面今者嚴紫塞之守備謹白馬之隄防祇以忠武武寧兩軍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潤二千弩手由絳路直東徑入不過數日必覆其巢何者昭義軍糧盡在山東潞澤兩州全居山內土瘠地狹積穀全無是以節度使多在邢州名爲就糧山東糧穀旣不可輸山西兵士亦必單鮮擣虛之地正在

於此後周武帝大舉伐齊路由河陽吏部宇文弼曰夫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少山平用武之地莫過於此帝不納無功而還後復大舉竟用弼計遂以滅齊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後燕慕容暉大破暉將慕容評於潞州因遂滅之路亦由此北齊高歡再攻後周路亦由此而後名將韋孝寬齊王攸常鎮勳州玉壁城故東西相伐每由此路以古爲証得之者多以某愚見不言劉正終不能取貴欲速擒免生他患昨者北寇才畢復生上郤賴相公妙算深遠北寇卽日敗亡倘

使北寇至今尚存汾邊猶須轉戰回顧上郤豈能計除天下雖言無事若上郤久不能解別生患難此亦非細自古皆因攻伐未解旁有他變故孫子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伏聞聖主全以兵事付於相公某受恩最深竊敢干冒威嚴遠陳愚見無任戰汗某頓首再拜

賀中書門下平澤潞啟

杜牧

某啟伏以上黨之地肘京洛而履蒲津倚太原而跨河朔戰國時張儀以爲天下之脊建中日田悅名曰腹中之眼帶甲十萬籍土五州太行夷儀爲其肩關鍵馬強兵爲其

羽翼自逆黨專有僅及二世頗聞教育實曰精強昨者凶豎專地之請初陳聖主整旅之詔將下中外遠邇皆疑難攻蜂螞蝗蝻頗亦自負伏惟相公上符神斷潛運廟謀仗宗社威靈驅風雲雷電掌上必取穀中難逃纔逾周星果梟逆首周公東征之役提至三年憲皇淮夷之師剋聞四歲較虜寇之強弱曾不等倫考攻取之敗亡何至容易若非睿算英畧借箸深謀比之前修一何遠出自此鞭笞反側灑掃河湟大開明堂再振儒校窮天盡地皆爲壽域之人赤子秀眉共老止戈之代某謬分符竹實由恩知慶快

歡忭之誠倍百常品不宣

福巖禪院讀法華經姓名記

釋道振

郡城東南三十餘里丹流灣曲山巒翠屏雲霞生雙髻之
峯碧霞吐香爐之石谷深景邃地近出幽藏陰南連禮浮
北接破石之名本非寺號徑通人行時共稱焉初有曇始
禪師大齊起義之首奏藏陰寺講涅槃經感野雉來聽藏
神遺絹獼猴奉菓山神獻殮時之異人乎其難識矣周朝
有惠遠法師卽晉城霍秀人也制涅槃疏擲筆昇空精美
入神以驗其旨名振古今號擲筆臺已現存焉近唐代宗

之通神墨禪師唐之貴葉學究典墳善閑莊老捨榮慕道
晦迹亡名藏陰宴坐林藪行節孤迅人難可儔貞元之時
有智通法師近朝供奉聰惠天假其靈善談涅槃真□制
六波羅密疏流於世也今有惠愔禪師業善儒門博通子
史高道不事弁筆從緇究禪理而真心自閑習心觀定惠
雙運居無定所雲林是家遠尋靈跡來屆此山時有智岑
善講天台教門深遠妙源精義尤博誓爲佛使行化人間
來亦於此知山靈秀景勝處幽名僧繼踵其時懷公至此
欲過嵩岳志求法華道場之處土地時運宿緣所追乃感

邦伯邀留及有清信長老結邑請住去太和二年上方朔
造僧院兼置普賢道場為山寺荒廢歲久杜絕人來道者
難居蓋為差稅時太守王公以善理人慈愛育物敬崇三
寶荷護伽藍自至山門殷懃留請兼捨祿粟及勸官僚資
助并咸降差科時有清信之士以議助濟差科時有廿八
人□經□年間人即淪散出邑今有六七八人同為竭力崇
供山寺科□并造閣一所兼素畫彌勒兼諸方信施者并
邑外持念經人具歷此石法華之應事亦具載矣邑人司
徒暎等宿植深厚菩提種成法雨潤根善□開發又能海

跡藏名隱遁州城繚肆和光混俗樂道安貧其結良緣同
修福利心貞志固刻石記文感集陳情命余題述

硤石寺惠遠法師遺跡

薛重元

硤石巖巖靈氣膺侯千載之□不□詳其志自北齊周隋
物接耳目遠公之居以成其道既修涅槃藏疏絕筆石巖
擲上太虛得以明真契示其同法師稱號惠遠生燉煌李
氏之族家數世居霍秀里本宅猶存舊城與硤石西北連
崗□附前晉有匡山慧遠南朝時論所宗四百餘年至法
師占澤州遠當周氏□齊并除塔廟異人大集獨抗震運

之下正辭無屈面折武帝以阿鼻地獄不論貴賤嚮非幽
 證其能及此竟隱汲郡西山大隋受命出詣上京文帝始
 引墨延為大師詔公掌校譯經行僧中統理耀臨一時表
 儀八尺立眾清庄開皇十二年沒於京淨影寺是日輟朝
 帝曰喪吾國寶矣驗擲筆故處丹流中貫危石最峭後之
 人實目曰擲筆臺邑里時朝禮之想在容聲有唐寶歷元
 年夏四月傳學沙門紫羽請刻石臺上河東薛重元刊錄
 故志云

蘭相如全璧賦

以智勇雙高功
名永著為

獨孤授

昔日趙氏且衰為暴秦所易徒稱割城以求璧然必背
 而棄義將受其禍敢圖其利安定存乎變通得失繫乎愚
 智籌量未決君臣大恐賴繆子之薦賢得蘭生之餘勇語
 之不怍觀者咸悚庶將城入而璧留焉使趙輕而秦重夫
 其壯節惟一至寶無雙奉草芥之使至虎狼之邦於是秦
 王自以強可臨弱志揚氣高謂我匹夫不難以制謂璧無
 足尚安得逃方坐章臺之中列萬乘之雄羣臣陪位使者
 趨風因發檢以求璧燭寶氣如虹陳結觀而表裏浮光
 爛兮鏡吐潤色皎以冰空語未及於前約寶方傳於後官

果無有償城之意欲坐收獲璧之功藺君乃探物揣情沈
 機內萌譎指瑕以復取遂立言而未平攄壯心而激發抗
 英辯以縱橫怒髮竦目電驚且使辱命將焉用生請
 以臣之頭璧俱碎君之軒楹我合詭以全變彼示詐而望
 誠九賓之禮徒設間道之使已行義必付於知己色無懼
 於就烹卒能成兩國之勝負駭千古之威名然則寶也且
 所據神異取之不可以僥倖幾星碎以棄秦庭終月圓而
 還趙境復得曜叢臺之瑰麗增昴宿之輝影於物也善價
 斯存於國也懿圖惟永是知興衰之大畧社稷之遠慮必
 假賢豪用能輔助何全璧之是立亦全國之功著誠乎得
 士且昌惟其善馭

藺相如秦庭返璧賦

李為

有和氏兮曠代之珍有藺生兮非常之人全重寶以藩趙
 在輕生以抗秦旣獲我心信卓哉於千古不辱君命能使
 乎於四隣相如於是詠東山之詩考四郊之役巾車脂轄
 匪朝伊夕徘徊悵望沉吟感激誓殺身而報主欲張膽而
 吞敵蹈虎尾而若閑過鯨口而無惕卒一言以復命得連
 城而致璧苟大信之或虧豈微躬之是惜授使遄征不遑

底寧望紫氣之函谷出黃砂之井陘既臻天府之地遂造
雲龍之庭秦君方臨丹陛案青萍耀國華振朝經建翠鳳
之旗則天收光景伐靈鼉之鼓若地出雷霆然後命謁者
先告令使者後進將恃威以逞暴欲愛寶而損信曷英勇
而知機弗詭辭以恭順溫如之質比美凝然之姿乃振且
勅敵之見欺將殺身而不愆西隣之言是責南山之節斯
峻何大國之無良爲匹夫之取俊不然者何以遭賈傅之
過秦爲相如之慕蘭連城棄諸良玉歸歟且告秦言已矣
復爲趙寶焉如潔誠求之何晚被褐懷之已遠生芻之質
空存白虹之氣不返

鍊石補天賦

王起

天何言哉有闕則補持五石而是用俾四時而能取戒
圓象故資可轉之功定彼乾儀益俟至堅之主所以裨覆
燾仰周普磨礪若人鍛成功豈濫於宋人緝綴爲勞至德何
慚於山甫乾道甚明配彼清真類鼓鑄而可致莫穹元而
是營石不能言而著無爲之化天將假手潛因妙用而成
則知媧氏之爲功也體物清立取法志生眇悠遠而求則
象規圓而作起小大寧遺俾隨形以溥博嵯峨不墜皆投

質於輕清者乃元造呈材神功効技他山以綴象帝自邇
鄉雲初觸當碧落以麗乎銀漢同流激清霄而節彼天象
又元石質既堅究勤勞而日月逝矣成廣大而星辰繫焉
暖積素之煙尙疑苔點降如絲之雪終若溜穿觀夫圓則
九重功惟百煉眷無親而克敬豈有道而可見言柔與剛
崇高是將運有徒於晝夜爲冥於陰陽織女停梭受支
機於河漢荆人抱璞嗟韞王於穹蒼補之伊何以當其闕
照悠悠於峻極驅鑿鑿於超忽想夫取鍛之日排剛之時
祖器不安或表艱難之步清明於外猶生錯落之姿正圓
相資焉

宋

感山賦

崔公度

客有爲予言太行之富其山一名皇母一名女媧或於此
煉石補天今其上有女媧祠因感其說爲之賦其辭曰夫
坤厚之勢猶一人之體崑崙爲之首自首而下峽屹屹嶠
無復平地陵轍百國有陰山焉橫二千餘里北爲戎狄南
爲古聖之所治測中言之殆吾國之乾位昕天銅渾周髀

保章參地之形茲爲最詳上正樞星下開冀方逢胃而畢
自柳以張亂則冀安弱則冀強起爲名岳妥爲平岡巋乎
甚尊其名太行挾大河於楚東瞰北嶽其在旁其高也邈
迤而上殆莫知其高也登躡千里昂目而前望駭實與夫
天當其深也繚繞盤辟殆莫知其深也馳朔東而左轉垂
三月而見春盛連延乎碣石傳曰東海之水不盡而此山
也吾莫知其所極此其知言哉如彼大邦圻鉤壤連如彼
大川洲維浦聯殊鄉異觀習乎所傳均然若鞍者曰鞍山
突然若竈者曰竈山色黑者黑山形方者方山如此之類

名何可殫墨翟察而知驥之貴尸佼過而辨牛之難移王
升由雀道而出世宗行自大河而還孝明嘗登幸上黨郡
章帝以游至天井關孟德北上紀摧輪之恐謝公西顧引
憂生之端阮籍失路而詠懷劉峻懷交而發嘆歸晉陽子
惠之便道對二坂祖濬之祥觀開元錫問於逢車武德置
縣而當煩霍塞吾襟共附吾肘纏午壁之勢探長城之口
天門揭其部分烏嶺支其躡蹂姑射王屋隆慮雷首靡迤
嶽岑參錯匄餽或拱其左或捧其右或導其前或贊其後
讓以竒巘貢以重岫曾夸娥之輸力攤大帝之寶授土晷

暖兮鵬擊下砰磕兮鯨鬪又若王畿之外五等諸侯奉命
守土率屬千萬悉面內而騰輳此山之形也汾潞丹洹沁
淇濟澳奄响將迎縱橫激激觸遙阜以孤引歛榮光而歷
霧凝染漸漬衰青貯碧此山之容也奠荒有神開社有伯
以風主威以雲主澤翻手燠陽覆手霹靂近靡百城遠需
萬域暴暑亟寒暗天一白煙不得爲瘴氣不得爲疫此山
之氣候也春秋之前封國旣多春秋之後唯晉爲彊大抵
以兵爲阻以險爲防守不敢弛戰不敢忘越至卑耳而齊
相以霸一入孟門而平公幾亡燕趙中山衛韓與魏或城
其隈或據其會或保作咽頸或恃爲腹心屯留有常阻山
陽有常界跬步之例萬人死之復驅萬人而地不少退如
罷斯林如虬斯壑左顧右睨爪牙鋒鏑乘間薄人肝腦塗
地以塞旗虜將而爲樂固嘗一朝之中一舍之間烹四十
餘萬之衆築頭顱之山舉長平爲鼎鑊舊壁荒城豆分碁
錯今千餘年幽陰寂寞此山之勢勝也當時雄豪迭指交
質行野者非樂其野逐獸者非卽其獸徘徊陵陸踰趾陂
阜孰此出擊孰此入寇孰可徒搏孰可騎驟孰可啗誘孰
可斥埃孰可接戰孰可挑鬪勝此孰逐敗此孰救記省在

目陳說在口以國試膽以民試手為縱橫家隨以此售其
後或主或臣建功立業尤顯聞於後世則有決羊腸之險
漚此山之道攻滎陽以威天下應侯為秦昭王之謀也據
敖倉之粟杜此山之阨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使天下
知所歸者酈食其為漢高祖之謀也踰此山入射犬破青
犢之衆以收復天下為心者漢光武之謀也濟河降射犬
之衆還軍敖倉屬魏种以河北事然后西向以爭天下者
魏武帝之謀也進據武牢扼其襟要俾竇建德不能踰山
入上黨收河東之地而卒以併天下者唐太宗之謀也

思以觀亦吾之近藩北壓燕薊西臨順檀寵裏控外聯區
接寰州開其隅邑疏其間衡而為壘缺而為關大城望之
如雲小城夾而金字各負城勢熊驤虺蟠宿貔貅之倘佯
峙芻粟之嶮岼此又其山古今因人以明效者也偏隅之
稜蒸鬱成象或為樓闕或類亭障下利墾闢其土白壤穀
備五種類粟豐穰以陶則不窳以牧則易長駢駢駟駟
驪馱駟繁鬣赤喙黃脊白顙奇毛異骨駟駟駟駟或出凹
拊或會廣敞或隨齧而乍散或就飲以羣徃秦青觀之而
目眩造父逢之而伎癢若乃邊風夜號寒氣朝蕩木葉盡

脫川原蕭爽挺逸彩之踈瞬厲雄心之倜儻分騰而郊野
暗聚鳴而阡谷響最下者籩糧載土日中而馳百里鳳臆
德者然後能之其或守之不以道用之失其宜則是二者
在所爲盜賊之資司馬侯告晉侯以先王之不務者非棄
之也而吳起言商紂之國志有激於當時何則宣帝處先
零金城而終貽漢患武帝倚元海并州而俄傾晉基自後
聰曜石勒姚萇季龍元魏高齊諸苻慕容呼侶嘯類提羗
占戎更帝迭王抑爲盛衰其四方簡冊不可得而書者凡

幾戰而幾攻由是觀之爲彼君者始之失一朝遂使天下
之人親戚離散一百二十六載挂性命於兵鋒此又當世
賢人君子登高慮遠所宜追述爲萬世深誠者也當彼之
時國中窄而山中寬天下危而山中安外儉人苟容以盜
官兮內浩歌乎考槃外吁嗟愁涕之辛酸兮內遊鹿豕其
方歡外窮奢極侈以相殘兮內交讓乎瓢簞外仍椹縮劔
以銜冤兮內樂天其盤桓仁智所依仙聖其迹其動如龍
非迅雷烈風不起其出如鳳非醴泉甘露不食服皇媧之
妙道藏補天之神石或餌木而採芝或吞陽而嗽液或自

耦於樵釣或偶懷於老易引公和之餘韻振文舉之歸策
壑王二老猶自輕之士壺關合狐殆多言之客至精元以
友造化緒餘尙足以治萬國此其山之隱逸也卽以仰之
首名歸山岭營紆餘巉巖孱顏曳泉紳之飄飄束雲衣之
迴還積衆精於寶姥糝靈氣於天丹蠹雲霞之朝覆豁光
怪之宵環其金則鈹盪鏐銑鏐鏞鏞其玉則瓊玖瑋瑋
瑳瑳璵璠石黃綠而青碧珠玫瑰而木難餘糧石脂之磽
砢頽聖理長之爛熳陰映宛倚穹注蟠聯絲絺紈縠鉛鹽
銅礬備先賦之不名距三方而祖繁復有紫沙黃霧神劍

是取逗落液於庫澗萃堅英於弱土播岌尤之遺勇回歐
冶之靈顧下分擅乎百源上夾輪於六務此其山之琛賂
也其鳥五色豪鷹窟生峻嶒貌如秋胡月明星精响撥利
戟足卷枯荆離趨鸚隨往還青冥木棲則鴉鷲鸞鶴水止
則鷓翠鳧殊種詭類莫可殫名其狀如麋有距回角馬
尾聲若鐘磬以出爲瑞赤虎文豹黃熊封豕麇鹿瑞豹行
搏坐噬草則紫團之葭勤母漏盧廡銜牡蒙菴蓉首烏牛
膝豹足龍沙虎須赤節紫蒨如雷苾胡雲英玉支解蠡菴
藺鹿腸鶴虱彭根屈据澤態天糝芳臭粉敷或同葩異實

或冬榮暑枯或珍傳太一或用講史區木則有榛有栗其
桐其椅篁篠懷風桃李成蹊榎柗楓檜思仲蕪莢梓漆樞
栲青檀紫葳縱櫛槐棗棠榴梔梨陽櫨壓桑粉榆椈槻交
抵並節韜唐蔭隄身緣中村實資療肌松栢千歲蹇金石
姿彌根萬仞之峰落影千丈之溪孤幹直出百尋而後有
枝遠而望焉或如翔鸞或如蟠螭其大蔽牛其圓中規參
差櫛椽下隔百步猶繆曼而相羈此山之物產也

舉劉義叟劄子

歐陽修

臣昨奉勅差往河東伏見澤州進士劉義叟有純樸之行

爲鄉里所稱博涉經史明於治亂其學通天人禍福之際
可與漢之向歆張衡卽顛之徒爲比致之朝廷可備顧問
伏乞特賜詔試或不知所舉臣甘當朝典今取進止

繳進劉義叟春秋災異秦狀

歐陽修

右臣曾薦舉澤州進士劉義叟學通天人禍福之際如漢
向歆張衡卽顛之比乞賜召試升之朝廷可備顧問臣今
有收得劉義叟所撰春秋災異集一册其辭章精博學識
該明議論有出於古人文字可行於當世然止是義叟所
學之一端其學業通博詰之不可窮屈其文字一册臣今

謹具進呈伏望聖慈下兩制看詳如有可採乞早賜召試
謹具狀奏聞

乞免浮客及下等人戶差科劄子 歐陽修

一臣體問得河北陝西二路州縣科配止於第六第七等
今河東除并遼火山三處外並差配下及十等臣今欲相
度并晉絳潞汾澤等六州在河東物力比他州富實其第
九第十兩等人戶乞與免差配其餘州軍第八第九第十
三等人戶並乞特與放免差配取進止

乞免諸州一年支移劄子

歐陽修

一去年并忻汾遼潞晉絳澤石隰慈等州威勝平定軍九
十二處博糴斛斗共一十七萬六千餘石往保德軍送納
今來河外既不支移那得并忻等九州軍和糴十四萬石
於保德州納則此十三處博糴可以減放

乞罷鐵錢劄子

歐陽修

臣準中書劄子備錄臣寮四狀並爲上言河東大小鐵錢
事奉聖旨相度利害聞奉者臣尋至河東取索晉澤二州
鑄錢監及諸州軍見使鐵錢數又將都轉運司供到慶歷
三年一年都收支錢數約度用度多少及探問軍民用鐵

錢便與不便今具利害畫一如後□一見在大小鐵錢數
大鐵錢自起鑄至目下其鑄到四萬四千八百餘貫小鐵
錢自起鑄至目下共鑄到一十一萬七千七百餘貫是大
小鐵錢未及六十萬貫銅錢數見在官私行用一大小
鐵錢官本及淨利數目晉州大錢計用一萬七千八百餘
貫省陌銅錢官本鑄成大錢二萬八千八百餘貫當二十
八萬八千餘貫銅錢凡用一萬七千餘貫本得二十七萬
餘貫利其利約一十五倍有餘晉州小錢計用四萬六十
貫足陌銅錢官本鑄成一十一萬四千五百餘貫凡用四

萬六千貫本得六萬八千餘貫淨利其利一倍有餘澤州
大錢計用六千四百餘貫省陌銅錢官本鑄成大錢一萬
六千餘貫當一十六萬餘貫銅錢凡用六千四百餘貫本
得一十五萬三千八百餘貫利其利二十三倍有餘澤州
小錢計用九百八十貫省陌銅錢官本鑄成四千餘貫凡
用九千餘貫本得三十餘貫利其利兩倍一都轉運司
一年支收錢數實收諸雜課利客便賣鹽礬斗秤夏秋稅
出羅斛斗賣疋帛絲綿銀進納雜收等錢二百一十七萬
二千二百三十貫實支係隨衣添支特支料錢旬設公使

園忌獄空祭神地里脚錢買羊馬糧草客便招軍入戶和
羅鑿本雜支等錢一百九十九萬八千四百一十四貫

右謹具如前臣今相度大小鐵錢其可廢者有五據都轉
運司慶歷三年一年支收實數比算實收二百一十七萬
二千餘貫實支一百九十九萬八千餘貫是每歲只將河
東一路實收錢支遣自足外尚有一十七萬四千餘貫剩
數其大小鐵錢可以罷鑄一也小鐵錢將本利計算其利
甚薄不過一倍略將鑄造工課約算兩監逐日共鑄不過
四百貫文一歲不過鑄得十六萬貫內除約六萬貫為官

本外只獲淨利十萬貫若罷大錢而只用小錢是一歲為
十萬貫錢而壞銅錢舊法陷民刑戮者不絕其大錢利既
博至二十餘倍議者皆謂其利厚於黃白術雖有死刑不
能禁止臣昨在河東於提刑司取索得犯私錢人數已五
火自臣出界後又續供到新捉獲二火是小錢利薄不足
鑄大錢犯法者日漸多皆可以罷鑄二也今開厚利之門
而致人死法則誘愚民以趨死若貸其死則犯者愈多急
於捕察則良民一例搔擾縱而緩禁則民不勝姦是深法
不可緩法又不可捕察又不可縱之又不可以此而言其

可罷三也用之既久幣輕物貴惟姦民盜鑄者獲利而良民與官中常以高價市貴物是官私久遠害深其可罷四也臣勘會河東十九州軍凡四十九處剗新開酤酒務據轉運司供到每月約收二萬貫有餘計一歲合得二十四萬貫又麟州元許入中七萬石斛昨來為入中數多無處收貯見移於府州入中日近明鑄又減放馬軍歸京是利人之數漸多用物之兵日減此其可罷五也今見在官私鐵錢共不過六十萬數既未多罷之甚易况河東一路二十二州軍贍廩禁兵共十三三萬略計所闕不多不比

陝西事體其大小鐵錢伏乞特罷鑄造行用取進止

晉城縣令題名記

程顯

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故其善惡皆見乎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其後自非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殘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牧之政可書宜亦多矣其見書者率纔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以傳蓋其意與古史之意異矣夫圖治於長久者雖聖賢為之且不能倉卒苟簡而就蓋必本之人情而為

之法度然後可使去惡而從善則紀綱條教必審定而後下其民之服循漸漬亦必待久乃淳固而不變今之為吏三歲而代者固已遲之矣使皆知禮義者自其始至即皇皇然圖所設施則亦教令未熟民情未孚而吏書已至矣倘後人之所至不同復有甚者欲新已之政而盡去其舊則其迹固已無餘而况因循不職者乎噫以易息之政而又無以託其傳則宜其去皆未幾而善惡無聞焉故欲聞古史之善而不可得則因謂今有題前政之名氏以為記者尚為近古而斯邑無之乃考之案牒訪之吏民纔得自

李君而降二十一人第其歲月先後而記之俾民觀其久而不忘其政後之人得從而質其是非以為師戒云爾來者請嗣書其次

藺相如廉頗李牧論

蘇軾

藺相如非戰國之士也以死行義不屈於強秦以禮為國不較於廉頗其處剛柔進退之際頗類學道者使居平世可以為大臣矣非戰國之士也廉頗李牧皆以將亡之趙抗方與之秦其為力艱矣卒以用捨為趙之存亡趙能用之而不能終悲夫

鳳臺集元 卷之二十三
書臨城道中

燕 軾

予初赴中山連日風埃未嘗了了見太行也今將適嶺表頗以是爲恨過臨城內邱天氣忽清澈西望太行草木可數岡巒北走嵯谷秀傑忽悟歎曰吾南遷其速返乎退之衡山之祥也書以付邁使志之

鼎建二仙廟記

苟顯忠

神仙渺冥之說遠在青霄以外不可以形求也以形求者則自後代之設像始也世傳二仙唐時陵川樂氏二女母始娠感神光而生繼母呂遇之酷冬月單衣見脛青採茹

號於野泣血漬土產苦茹赤葉班如持以奉母虐愈甚移家壺關紫團山使拾麥田遺穗無所得呼天以訴黃龍忽從空下御之以升代有靈蹟國朝崇寧壬午王師討西夏之餉二女顯化飯軍賜號冲惠冲淑真人勅有司所在立廟歲時奉祀澤地與陵川錯壤父老咸欲以時盼饗因其地僻路岐瞻禮無由公議建立行祠與招賢館衆謀僉同卜地於館之頭村西北高岡左側四遠眺望東有女媧聖窟西有垂棘玉洞南爲鳳凰山惠遠公擲筆之臺北有龍門峽魏孝文駐蹕之地山環水繞允爲此方勝境遂選匠

庀材雷動雲集經之營之不日而成巨觀復繪壁以彩繡
像爲金寶珞莊嚴入廟者凜然生敬嗣是隆其禋祀用以
仰借靈庥俾雨暘時若年歲豐登罔有疫災禮曰有功德
於民則祀之此仙之功德上既有以濟夫國下復有以庇
於民也余竊謂仙以人爲憑依人倚仙爲福佑所貴順時
報享不疏不數則與禮有合矣廟成之日衆以記見委辭
不獲已自愧瑣才聊叙其仙之本時大觀丁亥也

請平治太行山道劄子

陳堯佐

臣伏見太行山路窄狹險峻巖於他處公私綱運常有摧

輪折輻之患人畜大段費力兼又整買去人烟少遠多是
野宿唯只潤得山下倖民收貯修車物料緩急樂取貴價
又虞賊寇驚動卽令却走行者一名求乞修疊臣伏觀聖
朝惠民集福之利遍於寰宇若使官中常與施金自熱人
畜受賜况懷澤兩州常有中□秋復□出不少例口請糧
坐可以時□差使□□特降勅命下懷澤兩州每於四
處巡察一度舉行差官相度如有雨水衝泛妨滯車牛之
處卽計工量差上□塘馬勒員催部押修填闕築平作了
畢卽晝時押送爲使并不差擾修增况本處常有山路巡

檢使臣便令提轄點校甚不費力頗利公私 詔令懷澤
州依陳堯佐所奏施行并下河北河東轉運使依此指揮
付河東轉運司准此大中祥符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澤州龍堂記

夏侯觀

粵若神龍運變化於自然契陰陽之不測雲從雨施功濟
九有與夫蛇蠍之化山澤實生其聖凡之異乎高都郡西
南二里有古潭其廣百尺怪樹豐草陰森蔽之近而可畏
按舊記唐刺史溫璠因歲旱詢於耆艾云此實龍泉也遂
命開鑿致禱而雨澍由是建祠於側祀典載焉然自溫而

後長人者或嘗救旱克誠舉之靡不獲應則未暇有重迹
其事者矣今太守王公亮采三朝劬勤數紀劇藩薦領異
狀洽聞自前年中移臨是郡屬已再期立政示民信於悻
寡盡忠報國監於神祇今春以仲陽用事膏澤尚愆軫於
公懷過彼農望惟先潔志乃率僚佐萃州民詣祀祈請纔
應蜀都之鼓鬱鬱雲興俄迴漢里之車霏霏雨逐翊日諸
邑牒上稱已優洽泊暮春至於隆夏載禱如昔固益降神
休終祛魍虐是歲遠邇旱暵惟我幅員多稼滋茂至咸所
感繫物惟馨抑公之能事也昔河南魯褒以政除姦弊廣

陵東暫以志遠明靈是時皆能却旱而致雨况鮑德有神
父之美蕭雅貽旱母之誚書之信史豈徒然乎觀頃歲中
科雲陛始佐濩澤之幕比時調選天官復掌刑臺之籍寓
茲待闕暇日居多因以所目之事紀爲不朽文且無飾敢
示於大雅君子時天聖九年七月十日記

重修北魏孝文帝廟碑記

劉淳文

古帝王省方問俗行慶施惠澤被生民民爲立祠洵乎功
德在民允合祭法州東有龍門峽左枕仙橋右環洑曲擁
浮翠堆石藍中建北魏孝文帝祠世傳帝南巡洛陽駐蹕

於此考孝文本紀帝拓拔氏之後也祖文成父獻文當晉
綱失馭中原淪沒漢趙秦燕之屬四分五裂有魏秉天之
粹居地之雄自朔代廓平南夏世咸以威武爲業至孝文
纂承洪緒欽明稽古協御天人其治化之美制作之隆史
不勝書論者謂道武以武功平僭亂孝文以文德來遠人
嗚呼盛矣廟始於魏永平甲申蓋當時奉詔所立歷唐咸
通季漢乾祐時代有修葺迄今五十年爲咸平辛丑廊廡
頽敗里士民恐或褻越神明曠廢祀典有司徒仁協等倡
衆修復其材則取其堅其工則鳩其良其石與甃則磨光

煥彩雕而畫者棟梁素而絢者金壁展而謁者則端冕凝
 旒魏孝文嚴正之狀僉曰事倍於前功加於舊不可以無
 文也進而乞余為文余謝之甚固而求之愈諄乃為詞曰
 典午失馭中原淪亡拓拔崛起肇基朔方北自燕代南至
 洛陽睿哲繼統俾爾熾昌以孝治國澤惠汪洋以文持世
 禮樂典章漢有文景周之成康同此功德相與詡揚宸宮
 聳峙靈旗飄颺春秋祈報綏予烝嘗時皇宋三葉皇帝嗣
 位之十載景德四年厥功告畢明年正月天書降遂改號
 大中祥符元年

澤州請立旌忠廟劄子

王孝建

臣聞天下之大閑忠義是也忠則秉心常不欺義則臨難
 毋苟免人主所以維持國家賴此而已比者盜發東南震
 驚赤子武林重鎮望風奔潰無復古人仗節捐軀之氣臣
 謂褒崇忠義以勸方來正當今之急務也謹按五代史裴
 約以裨將為莊宗守澤州方李繼韜據上黨叛約嬰城固
 守誓不從賊力屈勢窮卒被屠戮歐陽修嘗謂吾於五代
 得全節之士三人約其一也後唐迄今二百年幸逢明聖
 咸秩無文之世而名未編於祀典澤之士民相與築室而

祀之規樞庫陋識者興嘆臣愚望聖慈特降睿旨委自漕臣量支繫省錢增廣祠宇明詔太常揭美名以寵之仍舉侯爵加焉載之祀典俾歲時省祭有司奉牢醴以從事豈獨慰英靈於九泉庶幾厲風節於百辟天下幸甚取進止

勅建裴忠烈侯祠牒

宋宣和四年五月勅曰朕惟率世厲俗之制爲政所先仗節死義之臣前時罕見昔有其士今而進封庶盛恩榮鼓舞幽顯惟爾生於五季仕專一方崛起擾攘之間奮以精忠之節視彥章而克壯配仁贍而用光有司遺文久稽典

祀錫之侯爵賁以嘉名豈惟慰一郡之心實以垂千古之訓尙其不昧歆此殊休宜特封忠烈侯牒至准勅故牒

祭裴忠烈侯文

陳仲孫

宣和六年十月朝散大夫知澤州軍州管勾神霄玉清萬壽宮賜紫金魚袋陳仲孫敢昭告於忠烈侯維公忠義許國仁愛庇民當五代離蕩之際四方擾攘之日偷生苟免見利忘義滔滔皆是如公之節義者幾何人哉公當是時撫有此土干戈攻戰險阻艱難乃能以義自處奮不顧身風聲氣焰與烈日秋霜爭嚴視生如鴻毛重義如泰山名

鳳臺縣志卷之二十三
垂史册炳若丹青逮我皇宋藝祖文宗混一區宇天下太平之日久矣此邦之人思公之功德謂公之生也保衛吾民其精爽在於冥冥之中豈易其志士民父老相與感泣思欲褒顯成績得以血祀不泯而庇生靈前太守王公孝迪因民所請力言之賜之侯爵旌以忠烈給錢公府建立祠宇後之視事因循歲月凡歷二年迄未有成仲孫被命於朝方且待次夢寐之間若與神接見委以闕初未之省及至下車披按公牒仰觀勅旨乃知神異有如此者遂鳩工擇材塑繪廟貌工精其巧民獻其力經始於季春而告

成於首冬謹以二十有一日奉神而安之嗚呼國家之於公也若是其厚人民之思公也如是之深黃河之流與公之功共注太行之山與公之名不朽公之英靈節槩復如何哉蓋將佐右國家保安人民與天地無窮日月同輝兹足以答揚休命公之風義如存庶幾明聽此言

段思恭傳

宋史

段思恭澤州晉城人曾祖約定州司戶祖昶神仙令父希堯晉祖鎮太原辟爲從事與桑維翰同幕府晉有天下希堯累歷清顯思恭以門蔭奏署鎮國軍節度使官天福中

希堯任棣州刺史兼權鹽磬制置使思恭解官侍養奉章
入貢改國子四門博士賜緋開運初出為華商等州觀察
支使劉繼勳節制同州辟為掌書記繼勳入朝會契丹入
汴軍士誼諫請立思恭為州帥思恭諭以禍福拒而弗從
乃止漢祖建國授左補闕隱帝時蝗詔徧祈山川思恭上
言赦過宥罪議獄緩刑苟獄訟平允則災害不生望令諸
州速決重刑無致淹濫必召和氣從之歷度支駕部周顯
德中定濱州田賦世宗嘉之賜金紫丁外艱服闕拜左司
員外郎建隆二年除開封令遷令部郎中乾德初平蜀通

判眉州時亡命集眾攻通州城刺史趙廷進懼不能敵將
奔嘉州思恭止之因率屯兵與賊戰彭山軍人皆觀望無
鬪志思恭募軍士先登者厚賞於是諸軍賈勇大敗賊思
恭矯詔以上供錢帛給之後度支請按其罪太祖憐其果
幹不許令知州事丁母憂起復俄召為考功郎中知泗州
會馮繼業自靈州舉宗來朝帝以思恭代知州事仍語之
曰馮繼業言靈州非衛霍名將鎮撫之不可汝其往哉思
恭曰臣奉詔而往必能治之帝壯之賜窄衣金帶錢二百
萬仍以塗涉諸部令別齎金帛以遺之思恭下車矯繼業

之失綏撫夷落訪求民病悉條奏免之俄而回鶻入貢路
出靈州交易於市思恭遣吏市礪砂吏爭直與之競思恭
釋吏械其使數日贖之使還剋其主復遣使齎牒詣靈州
問故思恭理屈不報自是數年回鶻不復朝貢久之遷右
諫議大夫知揚州朝廷方經略江表命思恭兼沿江巡撫
每出巡委州事於通判以牌印鼓角金鉦自隨驛書自京
帥來者合齎至其所事多稽滯因與通判李岩相告許詔
以屬吏思恭辭不直責授太常少卿改知宿州太宗卽位
遷將作監知秦州坐擅借官庫銀造器又妄以貢奉爲名

賤市狨毛虎皮爲馬飾爲通判王廷範所發降授少府少
監知邢州太平興國六年遷少府監雍熙元年南郊畢表
乞復舊官再爲右諫議大夫二年知壽州端拱初遷給事
中尋知陝州淳化三年卒年七十三思恭以門資歷顯官
不知書無學術然踐更吏事所至亦著勤績子惟一至太
常博士三司度支判官從子惟幾第進士仕至兵部員外
郎

宋太初傳

宋史

宋太初字永初澤州晉城人太平興國三年舉進士解褐

大理評事通判戎州以善政聞有詔褒美遷將作監丞贊
善大夫通判晉州轉太常丞雍熙三年通判成都府賜緋
魚會詔求直言著守成箴以獻淳化初遷監察御史時北
面用兵選爲雄州通判入判度支勾院二年爲京西轉運
副使未幾移河東四年遷正使改殿中御史至道初遷兵
部員外郎充鹽鐵副使賜金紫時陳恕爲使太初有所規
畫必咨恕未嘗自用爲功恕甚德之會西鄙有警轉饋艱
急改刑部郎中充陝西轉運使二年命白守榮馬紹忠護
芻糧分三番抵靈州轉運副使盧之翰違旨併徑爲戎人

所剽上怒捕太初及副使秘書丞竇玘繫獄太初責懷州
團練副使之翰玘悉除名之翰貶許州司馬玘商州司戶
掾明年起太初爲祠部郎中知梓州俄復舊秩真宗嗣位
召還復命經度陝西餽運事咸平初拜右諫議大夫知江
陵府蠻寇擾動太初以便宜制遏詔獎之三年再知梓州
明年益州雷有終以母老求還詔太初就代時分川陝爲
四路各置轉運使上以事有緩急難於均濟命太初爲四
路都轉運使要切之務俾同規畫太初與鈐轄楊懷忠頗
不協時蜀土始安上慮其臨事矛盾亟召太初還會御史

中丞趙昌言等坐事被劾命權御史中丞先是按劾有罪必豫請朝旨太初以爲失風憲體獄成然後聞上時論黷之俄出知杭州太初有宿疾以浙右卑濕不便求近地得廬州疾久頗昏忘不能治大郡連徙汝光二州景德四年卒年六十二錄其弟繼讓試校書郎太初性周慎所至有幹職舉書著簡譚二十八篇自序略曰廣平生纂文史者釋之學嘗謂禮之中庸伯陽之自然釋氏之無爲其歸一也喜以古聖道契當世之事而患未博也忽外物觸於耳目內譏發於性情因筆而簡之以備闕忘耳子傳慶後爲

太子中舍

劉義叟傳

宋史

劉義叟字仲更澤州晉城人歐陽修使河東薦其學術試大理評事權趙州軍事判官精算術兼通大衍諸歷及修唐史令專修律歷天文五行志尋爲編修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以母喪去詔令家居編修書成擢崇文院檢討未入謝疽發背卒義叟強記多識尤長於星歷術數皇祐五年日食心時胡瑗鑄鐘食而直聲鬱不發又陝西鑄大錢義叟曰此所謂害金再興與周景王同古上將感心腹之

疾其後仁宗果不豫又月入太微曰後宮當有喪已而張
貴妃薨至和元年日食正陽客星出於昴曰契丹宗真其
死乎事皆驗義叟未病嘗曰吾及秋必死自擇地於父家
旁古庚穴以語其妻如其言葬之著十三代史志劉氏輯
歷春秋災異諸書

王雲傳

宋史

王雲字子飛澤州人父獻可仕至英州刺史知瀘州黃廷
堅謫於涪獻可遇之甚厚時人稱之雲舉進士從使高麗
撰鷄林志以進擢秘書省校書郎出知簡州遷陝西轉運

副使宣和中從童貫宣撫入爲兵部員外郎起居中書
舍人靖康元年以給事中使幹離不軍議割三鎮以和使
還傳道幹離不之意以爲黏罕得朝廷所與余觀蠟書堅
云中國不可信欲敗和約執政以爲不然罷爲徽猷閣待
制知唐州金人陷太原召拜刑部尙書再出使許以三鎮
賦入之數雲至真定遣從吏李裕還言金人不復求地但
索五輅及上尊號且須康王來和好乃成欽宗悉從之且
命王及馮澥往未行而車輅至長垣爲所卻雲亦還澥奏
言雲誕妄誤國雲言事勢中變金人必欲得三鎮不然則

進兵取汴都中外震駭詔集百官議雲固言康王舊與幹
商不結歡宜將命帝慮為所留雲曰和議既成必無留王
之理臣敢以百口保之王遂受命而雲以資政殿學士為
之副頃雲奉使過磁相勸兩郡撤近城民舍運粟入保為
清野之計民怨之及是次磁州又與守臣宗澤有憾於是
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曰肅王已為金人所
留王不宜北去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真姦賊也王出廟
行或發雲箝得烏絕短巾蓋雲夙有風眩疾寢則以護首
者民益信其為姦謀而殺之王見事勢洶洶乃南還相州

是役也雲不死王必北行議者以是驗天命云建炎初贈
觀文殿學士雲兄霽崇寧時為謀議司詳議官上書告蔡
京罪黥隸海島欽宗復其官從种師中戰死

金

硤石山福巖禪院記

楊庭秀

澤州硤石山青蓮寺河東勝槩也余為兒童熟聞之甚華
與澤限以大河相去不遠也泰和壬戌冬暮余田右司諫
補河間之獻乙丑夏五月自獻移澤澤之俗儉而純比他
州為易治不踰月事理訟息孟秋余騎至硤石山主僧寶

賢逆之破路險舍騎而步三里許雙峰巋然若門山之陰
有二古篆字曰硤石賢告余曰此蓋取兩山夾路之義也
峰之北有嵌巖巖下有池深丈餘巖之奧有罅夏秋暴雨
須臾池水滿寺僧汲飲之費歲仰給焉峰西南孤峰高數
丈頂平若砥縱廣十餘尺此遠公擲筆臺也臺之西八十
步有澗曰彌勒爲往時彌勒化現處臺之北石壁峭拔其
上亂峰向背南望珏山下瞰丹水屏障橫列卽青蓮寺爲
咸通八年所賜額劉軻謂似廬山黃石巖者此也寺之東
五里古藏陰寺卽北齊曇始禪師所建也曇始傳法惠遠

初生時見而度之禮爲師旣冠遊學鄴都十餘年博涉經
論乃携徒侶卜藏陰寺西丹谷築室而居演大乘教遠近
皈依於是建大阿蘭若今青蓮寺是也承光二年周武帝
集沙門於殿庭宣廢佛教意衆皆喑默帝五問師五對抗
聲不屈教因不廢退隱青蓮結庵孤峰下製涅槃經疏疏
成擲其筆曰若疏義契理筆當駐虛空中靈應果然道俗
稱慶師示寂後遭歷隋及唐太和初有惠愔禪師雲遊至
此繼有元依法師駐錫上方皆能闡明禪機大開法門梁
開平二年邑民程行立施山前田二十頃以充僧徒之須

逮太平興國三年賜名福巖禪院崇寧間鑿巖禪師繼主其教鑿東崕陁西澗培薄增卑以廣寺址由是供佛有殿講佛有堂構寶藏以貯聖經廠雲房以棲法侶賓寮香積法鼓齋魚煥然大備大定初福裕惠珍二法師嗣之福裕補奘易陋內主寺事惠珍持戒煉慧外闡元風自遠公而來幾七百餘歲寺有藏經五千卷以爲悟入之階有山田二千畝以給齋粥之費僧不出戶庭坐以辨道此皆燈燈相續之力也寶賢膺師宿庵弗蠶弗耕而服而食遠離火宅之苦安受福田之樂而不知刻石以志能無愧乎碑石

巖已久近年澤守如許安仁子靜李仲畧簡之皆一時文士法堂未成不敢以文爲請今福巖海會潤色圓滿公盍爲我記之余謂賢曰昔歐陽文忠公赴夷陵舟次潯陽舟賈李遷巖石載於舟公問其故曰遷修訖湘潭縣藥師院殿欲歸而記其始造歲月也視其色若欲得公記而不敢言也公欣然書之况寶賢磨礪琬琰待余之文更不容辭爰卽曇始惠遠以來備述靈跡又喜寶賢不忘先師之言撫賢之說校以僧史而爲之記

宋旌忠廟勅牒跋

許安仁

宣和間進士浩天澤得前件黃牒以主其祠天澤傳其子
進義温温傳其甥張淳蓋大定初也至二十八年淳傳於
道士郭景昭應衆人請也景昭病其日久湮滅後人不知
始封之由求余書斯文於石或曰書勅牒筆吏之事也應
之曰使裴君尙在雖執鞭亦願爲之矧能少發其輝光奈
何辭焉禮部近奉條理典故許引用宋事夫褒崇忠義本
朝之急務也士大夫以僞命換官者不可勝計安知它日
不因此文俟之增封者耶金明昌五年秋七月十有二日
朝列大夫澤州刺史許安仁書

請澤州隸昭義軍疏

必蘭阿魯帶

近奉明詔繕完州縣可守者守之其不可守者遷徙其民
依險爲柵以備緩急伏查澤州舊隸昭義軍近年改隸孟
州其州城郭堅完器械具備若屯軍數千臣能保守之今
議遷於青蓮寺山寨距州旣遠地形狹隘所容無幾一旦
有急所保者少所遺者多徒棄名城以失太行之隘則沁
南昭義不通關矣詔澤州復隸昭義軍

跋趙君卿路安止游琵琶泐倡和詩後

呂天錫

夫澤之為邦也久矣居太行之脊山明水秀人傑地靈林影泉光輝映上下有佛刹道場聖景古跡碑碣錯雜出城十餘里依東山之險名曰崆峒有院曰琵琶其始末之跡備見於前太守楊公之碑今年春前邠州節度使趙公遂懸車之請約友人防禦路公聯鑣並蓋特游是院左眄右矚富於登覽節使賦詩十數韻防禦繼之一日源公老師與都綱廣攝全友人張彥瓌下訪出二先生嘉製僕捧玩不已所謂文章摛於錦繡筆札敏於風雨彥瓌語僕曰源公禪老欲將二先生詩鑱諸堅石以傳不朽為四方之壯

觀今求跋於足下僕驚惶者久之辭以衰老視筆硯始如吳越豈敢及此又覺珠玉之傍自慙形穢辭之堅而索之固不敢拒命姑紀歲月於後

郭俱傳

金史

郭俱字伯有澤州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調長子主簿萊州觀察判官萊陽縣令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除大理司直丁母憂起復太常博士左司都事御史臺舉俱及前應奉翰林文字張樞吏部主事王質刑部主事抹撚居中通事舍人完顏合住宏文校理把掃合吏部架閣管勾烏

古論和尚尚書省令史温迪罕思敬皆才幹可用詔各升一等遷除俱平陽府治中張檄國子博士王質昭義軍節度副使抹然居中大理司直完顏合住侍儀司令把掃合同知宏文院事烏古論和尚利涉軍節度副使温迪罕思敬同知定武軍節度事久之俱召為同知登聞鼓院兼秘書丞遷禮部郎中滕州刺史同知正定府事上言每季合注巡尉官吏刑兩部斟酌盜賊多寡處選注詔議行之改中都西京按察副使遷國子祭酒泰和六年伐宋充宣差山東安撫副使七年遷山東宣撫副使大安元年遷遼東

按察轉運使改中都路都轉運使泰定軍節度使陝西東路按察轉運使貞祐三年罷按察司仍充本路轉運使行六部尚書改河北西路轉運使致仕元光二年卒

李俊民傳

元史

李俊民字用章號鶴鳴老人澤州人少得河南程氏之學金承安中以經義舉進士第一授應奉翰林文字未幾棄官歸以所學教授鄉里有不遠千里來者其於理學淵源冥搜隱索雖片言隻字務有根據金源南遷後隱嵩山再徙懷州俄復隱西山既而變起倉猝人服其先知俊民在

河南時隱士荆先生者授以皇極數學時知數者無出劉秉忠右亦自爲弗及世祖在藩邸以安車召至延訪無虛日遽乞還山世祖恐重違其意遣中貴護送之又嘗令張仲一問以正祥及卽位其言始驗而俊民已死賜諡莊靖先生年八十餘而卒

鳳臺縣志卷之十三終

鳳臺縣志卷之十四

藝文二

元

罪言疏

郝經

竊聞天所畀與而能奉承是謂應天畀與而弗之應是謂棄天天可棄乎故凡有天下國家者雖一民尺土莫敢忽而不治非惟應天亦所以奉天也國家光有天下五十餘年抱括縣長亘數萬里尺筮所及莫不成服惜乎綱紀未盡立法度未盡舉治道未盡行天之所與者未盡應人之

所望者未盡允也比年以來關右河南北之河朔少見治具而河朔之不治者河東河陽爲尤甚近歲河陽三城亦在湔濯分裂頓滯者獨河東而已夫河東表裏山河形勝之區控引裔夏瞰臨中原古稱冀州天府南面以泄天下而上黨號稱天下之脊故堯舜禹三聖更帝迭王互爲都邑以固鼎命以臨諸侯爲至治之極降及叔世五霸迭興晉獨爲諸侯盟主百有餘年漢晉以來自劉元海而下李唐後唐石晉劉漢皆由此以立國金源氏亦以平陽一道甲天下故河東者九州之冠也可使分裂頓滯極於困弊

反居九州之下乎竊惟國家封建置度不獨私強本幹與親賢共享示以大公旣分本國使諸王世享如殷周諸侯漢地諸道各使侯伯專制本道如唐藩鎮又使諸侯分食漢地諸道侯伯各有所屬則又如漢之郡國爲尊卑相繼強弱相制與衆共有進退比次不敢相踰條貫井井如農夫之畔分撥公賦使爲私食則亦一代之新制未爲失也平陽一道隸拔都大王又兼真定河間道內古城等五處以屬籍最尊故分土獨大戶數特多使如諸道祇納十戶四斤絲一戶包銀二兩亦自不困近歲公賦仍舊而王賦

皆使貢金不用銀絹雜色是以獨困於諸道河東土產菜
多於桑而地宜麻專紡績織布故有大布卷布板布等自
衣被外折捐價值貿易白銀以供官賦民淳吏質而一道
語銀獨高天下造爲器皿萬里輸獻則亦不負王府也又
必使貢黃金始白銀十折再則十五折復再至二十三
折白銀二兩得黃金一錢自賣布至於得白銀又至於得
黃金則十倍其費空筐篚之紡績盡妻女之釵釧猶未充
數榜掠械繫不勝苦楚不敢逃命則已極矣今王府又將
一道細分使諸妃王子各征其民一道州郡至分爲五七

十頭項有得一城或數村者各差官臨督雖又如漢之分
土王子諸侯各衣食官吏而不足况自貢金之外又誅求
無藝乎於是轉徙逃散帝王之都邑豪傑之淵藪禮樂之
風土富豪之人民荒空蕪沒盡爲窮山餓水而人自相食
始見視諸道爲尊乃今困弊之最也國家血戰數十年以
有此土何獨加意於陝右河南及河陽置河東而不問坐
視其顛連宛轉而不恤獨非國家之赤子乎是天畀此中
土之冠而裂去不受也可乎哉願下一明詔約束王府罷
其貢金止其細分使如諸道選明幹通直者爲之總統俾

持其綱維一其號令輕歛薄賦以養民力簡靜不煩以安
民心省官吏以去冗食清刑罰以布愛利明賞罰以奠黜
陟設學校以勵風俗敦節義以立廉恥則分裂者一頓滯
者舉九州之冠可正致治之樞可以風四方而動天下克
受天之所畀天復萬萬無窮而畀之也夫經本澤人旅食
他方二十餘年不得一拜松楸守先世之敝廬故願治之
心比之他人為尤急天庭遼邈漫為瞻瞻太行山色黯然
凋瘵引領翹首望之而已居位操勢有以仁天下者可無
意乎此非布衣所當言故援引

鉄鉞謹附使者以聞

宋兩先生祠堂記

郝經

國氏而並稱先生何一宋師儒祇程氏二昆焉爾千載而
不聞而知之純誠靜厚盡性知天篤恭徽懿形履實踐含
章蘊道而立極知幾乘化而詣聖振霜風而不槁納萬物
於一春墮乎其順淵乎其奧混涵汪洋不露圭角得顏氏
之學學者宗之明道先生也千載而下聞而知之高明正
大獨造自得窮神知化以道自任憂天下之不行恥一人
之不知舉世非之而學益粹靈碎電折而志益堅滙源委

於六經集大成於一易傳聖之心續道之統得孟氏之學
學者宗之伊川先生也二老歸而周盛兩生去而漢雜五
精緯奎天敷文命兩先生出焉宋道所以昌也初兩先生
師事濂溪周子大其學而倍蓰十百之泛瀾委浸放乎四
海百年以來君相士夫國庠鄉校莫不知爲程氏之學粹
然一歸孔孟之正所在祠爲先師尊其道也河東白唐爲
帝里倚澤潞爲重五季以來屢基王業故其土俗質且尙
義武而少文明道先生令澤之晉城爲保伍均役法惠孤
惇革姦僞親鄉閭厚風化立學校語父老以先王之道擇

秀俊而親教道之正其句讀明其義理指授大學之序使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篤於治已而不忘仕祿視
之以三代治具觀之以禮樂未幾被儒服者數百人達乎
鄰邑之高平陵川漸乎晉絳被乎太原擔簦負笈而至者
日夕不絕濟濟洋洋有齊魯之風焉在邑三年百姓愛之
如父母去之日哭聲震野金源氏有國流風遺俗日益隆
茂於是平陽一府冠諸道歲貢士甲天下大儒輩出經學
尤盛雖爲決科六經傳注皆能成誦耕夫販婦亦知愧
詭詠道文理帶經而鋤者四野相望雅而不靡重而不佻

矜廉守介莫不推其厚俗猶有先王之純焉泰和中鶴鳴
李先生俊民得先王之傳又得邵氏皇極之學廷試冠多
士退而不仕教授鄉曲故先生之學復盛經之先世高曾
而上亦及先生之門以爲家學傳六世至經奉承緒餘弗
敢失墜嗚呼紹興以來先生之道南矣北方學者惟是河
東知有先生焉先生之祠遍於江淮獨不憇食於立政設
教之士耶學其學而不知其報享焉豈事師之道哉乃移
書澤守段君創祠於州學以伊川先生配歲時釋菜尊爲
先師題曰宋兩先生序其學推本其道使學者知所宗焉
凡其澤而泳其淵鬱之久必發之迅異時先生之道未必
不復自南而北也

重修廟學記

李俊民

郡之廟學舊近市宋至和乙未太守吳中徙焉憫其民之
不喜儒術境內貢舉五六十年無一人登高第者於是聚
徒養士以東里學規教授習俗稍變至元豐乙丑黃夷仲
題秦氏書齋澤州學者如牛毛野處又云長平朱紫半夫
三十年間何作成之遽耶蓋不患民之難化患教養之不
至爾金源百年由學校取士化未純而中原亂貞祐甲戌

春天兵上太行烈焰所焚蕩然一空丙子高鳳議重加修葺幾完而又燬惟大成殿僅存爲殘民所廬中外荒圯鞠爲園蔬矣逮我侯段公之鎮是邦也蒞政之際專致力焉去瓦礫剪榛蕪峻以環堵廢者起之缺者補之廟像之漫漶不鮮者飾之志之所嚮與古人合昔文翁起學於蜀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弟子除其徭役不數年爭願入學富人至出錢以求之蜀地大化後令天下郡國皆立學自文翁始我侯之首善也豈獨爲一郡一國立學之始歟安定胡翼之在湖州之學去來者數百人各以經傳相授以仁義

禮樂爲業其教學之法最備後詔州縣皆立學建太學於京師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法爲太學法我侯之崇儒也豈獨爲一縣一州教法之始歟田表聖知睦州下車興學表請入紙國子監印經籍以給諸生詔賜之還其紙孰若我侯購求多方私家所藏麾下將佐及趨走吏所得莫不出之又於東萊宋披雲處獲三洞秘書兼收並蓄幾萬餘卷上不煩於官勝元發知鄆州學生食不足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公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爲學田遂絕其訟孰若我侯取附郭田千畝以給之漳源

郭資善暨從姪南士人王天與割已業助之下不侵於民
王義方在吉安也其民梗悍不馴乃選生徒開陳經書行
釋奠禮人人說服我侯之來饗也率僚屬具牲幣遠近學
者畢集髫童執禮登降跽立靡不中節觀者異之賢於吉
安遠矣常哀在福建也閩人未知學不肯仕宦親加講導
歲貢士與內州等我侯之敦論舉子就兩府試預選者百
二十有二人朝廷命加精進以聽擢用時議許之賢於福
建遠矣噫凡人之於事好之而且有力無不遂我侯一舉
兼數賢大夫之美力而好之者也多難之世好事者鮮能

爲人之所以爲迂不待請於上毅然行之人不
以爲專先事而後役其功簡其效速人不以爲勞堂堂齋
應庵涵之次儲書之室延賓之位煥焉一新制度稱其宜
人不以爲侈旣成之後束修子衿鼓篋入學絃誦之聲洋
洋盈耳纓冠束衽卒出於戎馬介冑之間其亦太平之象
歟我侯戾止樂且飲酒三爵之後有拊楹而歌者曰學之
遠如以藏以修學之曠如以息以遊愷悌博雅茲學之化
周旋動容此學之風朝於是夕於是揖讓乎其中吾道不
窮我侯之功何以報之從祀學宮不才閣筆視久矣聞其

歌而說之特書於石以俟木鐸之採焉

會真觀記

道者杜志元晉城縣移風鄉招賢里水北村人也其先本京兆杜陵人後徙居平陽十世祖遷於晉城家世業農正大戊子志元夢一黃冠共談元教曰當與汝爲方外游我今先往速來行次忽覩仙官儀衛甚肅邀遮不得前有白衣老人云放令去係尹先生下牒要者人遂得行見一卧屍旁有人云勿回顧回顧此屍便是汝遂驚寤黎明爲游騎所獲久之執者稍緩逃入山因省夢中事遂棄家簪冠

焉庚寅詣天壇禮全真邱長春門下玉清觀虛靜大師杜德陽爲引度天慶觀通真大師王志省爲監度丁酉遇尹清和賜名志元號通微子以樂真爲庵乞化爲生一日問里舊親識請於所居故宅爲庵同王志則建混元殿及雲堂爲朝真之所庚子赴終南會葬重陽祖師復遇尹清和於洞真宋披雲三師授天師秘籙天心正法改樂真庵爲會真觀師所命也已酉澤州次官趙公唐以杜氏之地屋并司氏所施地畝俱給贍庵約百畝餘東瀕丹水故曰丹西在水之曲亦曰洹曲又曰韓營左仙門右小河前龍門

後漳源其土沃衍乃福地也公糾所屬晉陽景遇潁川陳
瑞彭城劉福上谷成元太原王惠王宣景用隴西李琳宏
農楊英頓邱司直司德政天水上官贊京兆段義天水尹
慶清河張義梁國喬林喬仙天水趙贊趙益劉聚南陽韓
春王明盧江何元亨博陵崔贊郭安劉順劉潤同力經營
崇建事以起人人向道之心良可嘉歎按杜氏陶唐劉累
之裔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唐與
杜二國殷末豕韋國於唐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爲杜伯杜
今之京兆杜縣也因以爲氏魏有杜畿嘗見一童子謂之

曰司命使我召子畿固請之童子曰今將爲君求相代者
君其勿言言卒不見後二十年乃言之而卒唐有杜悰幼
時至昭應縣與羣兒戲於野有一道士呼悰曰郎君勤讀
書勿與諸兒戲後封邠國公杜又膚如凝脂眼如點漆王
逸少見之目爲神仙中人杜光庭謂門人曰昨夢朝上帝
以吾爲岷峨王今青城已創真宮恐不久於世真宮成別
門人而逝杜氏代不乏人如此其人區異矣然其所遇者
亦異會真之夢不爲無所遇蓋至道之所感歟

重建梁甫廟記

李俊民

鳳臺縣志 卷之十四
按本郡圖經梁甫神在晉城縣東一十五里周圍九百四十步乾德三年八月初五日建碑之所云岱嶽是也天地名山之祭有五禮秩視三公東曰泰山爲四嶽之所宗書謂之岱宗禮尤重於作嶽漢五嶽皆有常祀唯泰山歲五祀餘一禱而三祀所以異者古帝王以來封禪之地山上有金匱玉策知人壽數修短武帝探策得十八因倒讀八十其後壽果八十唐元宗問賀知章前世何故秘玉牒知章曰玉牒以通意於天有所祈者旨尚微密故外莫之知許峻少篤疾以泰山主人生死乃往謁請命遇道士授以

方術所著易林今行於世章嘗夢東嶽道士寄書明日與李士寧游青城濯足水中謂士寧曰腳踏西溪流去水土寧曰手持東嶽寄來書誓大驚不知其所來未幾誓果卒領軍蔣濟夢亡兒曰生時卿相子弟死在地下爲泰山五伯憔悴困辱不可復言今召孫阿爲泰山令願屬阿使轉我得樂處濟乃遣人推問孫阿得之具語其事阿曰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輒奉教後月餘兒復來夢語其母曰已得轉爲錄事矣管輅謂弟辰曰天與我才不與我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矣若

得免此欲作洛陽令使路不拾遺枹鼓不鳴但恐至泰山
治鬼不得治生人正元二年八月爲少府丞明年二月卒
年四十八北齊段暉師事歐陽湯有童子與暉同志後二
年童子辭歸請馬暉戲作木馬童子甚悅謝曰吾泰山府
君子奉敕游學今將歸損子厚賜無以報德子後至常伯
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言訖乘馬騰虛而去世之人往往
喜異莫不畏敬其靈而事之不知載在祀典有功德於民
者也噫天下名山諸侯不敢祭時祭其在境內者季氏之
祭且爲僭禮况乎齊民乎蓋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

事於配林配林從祀也梁甫泰山下之支山亦從祀與今
之廟乾德後屢經兵火興廢者數矣管下父老張垚等又
復一新之神有所依焉進士賀彰求紀其實將以示久遠
故書

文昌帝君行祠記

張衍

延佑初天子銳興文治設茂科廣羅天下賢俊永基太平
之業重惟人才出處關時運盛衰斯道在天必有宰而司
之者世以蜀七曲文昌帝君儲精炳靈式符乾象實能翊
贊大猷緝熙景運於是詔封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

君之號於清河內傳大帝自叙甚詳在周爲張仲歷秦漢隋唐以來隱顯不一其出則爲名儒賢相匡國致治欲使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各盡其道寥寥數千百年間英明剛大之氣浩然獨存與化樞相周旋其功用則形於九十四事善善惡惡提若影響俾世之人寡昧狂惑者知所懲勸用以扶持世道陰隲下民功德爲至備也我國家和服百神崇祀帝君內自京師下逮川蜀湖湘間莫不廟而祀之顧惟大河以東澤實名郡靈風未協祀典尚缺因卽天慶觀卜爽塏畚土樹址構正殿四楹規制合度奠神平居像

鐘磬鼎俎式具祀儀用嚴郡守孝侯思敬暨在官者力贊成之戶部司計成憲實相事焉以至正丁未春三月肇工秋七月祠成郡之賓僚大夫士將識諸石以言爲請衍惟天理在人心未嘗亡然一念之興善惡判焉中和正眞尊德樂道者爲君子則神錫之福陰賊險愎縱欲害道者爲小人則神降之禍傳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自羣盜發難亂逾一紀斯道不絕如綫士君子果能以名義卓然自立則神必啟其衷而滌其慮庶乎修省戒懼以復天理民彝倘或欺心肆詐賈利邀福是則名教之罪人非吾所

願於多士也自今伊始民其安以嬉歲以穰邦家用休神之惠將無既焉

明道先生祠堂記

賈魯

至正壬午之夏五澤幕賓天黨武君朝綱暨文學掾王鼎

缺二字

曰澤山西之名郡所隸五縣晉城其一也宋明道程

先生嘗令是邑分鄉立校民大化之泰定間郡

缺二字

先生

祠於州署之陽因陋就簡逼於園土至正辛巳秋監郡普顏帖木耳孟堅下車拜謁愀然曰此非所以居先生也余將移湫隘之區卽爽塏之地如何僉以爲然於是知州南

公飛卿同知張公時舉州判李公士敏戮力同心作新祠

於縣之舊廨九月吉日具儀以安先生之像以伊川先生

配享焉其興建本末幸爲記之嗚乎先生生聖學不傳之

後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辯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

復明於世故伊川以爲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宋及聖朝

已從祀於夫子廟廷是祠之建蓋甘棠之遺意也孟堅清

勤政事爲河東最每公退必帥寮吏講經讀法澤之士庶

又卽所遷之祠從有司舍菜於其中觀先生之容誦先生

之書行先生之行異時風移俗易賢士輩出實孟堅有以

基之是為記

龍王感應記

劉貫

龍於天地間為物最神善變化屈伸咫尺巨細亦靈怪矣
 哉世之人禱以王號考諸傳記未有錫典特示尊崇之意
 爾凡立廟肖像欽行祀事以其庇庥一方受福居多於水
 旱風雷雨雹之災實捍蔽之祭法曰法施於民則祀之能
 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矧神以龍稱助造化司風雨竒怪
 不測可無祀乎朝為盲風夕為劇雨神實司之乾端坤倪
 軒豁呈露神亦與焉今澤州治之西南約五里許有祠曰

龍王祠邦人常以風雨不時霜雹代作行事祠下事訖輒

慮神之有功於氓常耿耿也至至正二十有二年州太守

杜公在官之明年也公諱九思字有文時值陰雨極備稽

之洪範傳將有咎徵之驗於是公暨監郡公買問字彥德

忽都帖木兒字元貞同知本州事武德舉字大用判官黑

野字元英李有孚字德彰朱綬字仲方合謀於庭曰今國

家多故調度徵索舉出於民倘神不之祐俾饑饉薦臻凡

司州事者安得辭其責歟盍竭誠祀禱焉即率州之佐吏

暨屬縣長吏以下各齋戒吉蠲酒殺香燭以備謹於是年

夏五月十有二日五鼓作詣廟下以供晨事切以兵谷在
人自譴旣而洋洋如在來格來享闔廟促旋祥飈四吹陰
雨解駁日光穿漏而晴不移時又於是月二十有六日雷
雷交作雹下甚密僉率執事以祭如初禮其雹卽止又於
是年冬十月十有二日亦以陰雨未解故祭告如雹禮重
晴如初遵故事也逮至正二十三年總戎大尉中書平章
公復以朱君來守是州公諱文明字煥章時夏四月至五
月不雨禾盡槁遂暨上官屬并州之耆艾於是月朔具祝
文齋後備禮如前祭事咸奔走祠下恪供廼事除帽跣足

深自咎罰奠祭禮數皆中儀式祈以甘澤時澍慰人心也
前此雨暘時若五穀胥熟歲仍大和惠有所歸是歲將西
稔兆具見於灌祭後其惠在人寧不知有所歸乎噫神所
依者人人所享者神苟人心誠敬在是神之盼嚮卽在是
天下以祀典屋而神者非一所果皆靈驗耶抑斯人不恭
之咎耶今茲挾王爵而起居羣龍之右惟修事益虔故前
後祀享祈應如桴鼓影響靡不捷也宜澤居南北之衝凡
徵需調用較之他郡浩繁舉在官者尤難於平理爲州若
縣惟以廉慎自持者免公等以廉慎自將人各以廉慎自

勵故官無曠職而民無曠業行以齒古循吏無所與遜事
神治民宜莫不備至焉咸願鑱廟石以著厥美故欣然書
之以詗來哲其辭曰山之隈兮崗之阿作廟翼翼兮鬱序
嵒峩神之來兮無常羅肴修兮奠瓊漿風雲從生兮天地
一方闡淵宮兮奧窔慰我民兮不悲以笑澤之隈兮晉之
鄙自始逮今兮受多福祉卑無苦濕兮高無乾五穀穰穰
兮功不可攀祐我邦家兮億萬斯世嗟余在官兮敢忘祀
事

段直傳

元史

段直字正卿澤州晉城人至元十一年河北河東山東盜
賊充斥直聚其鄉黨族屬結壘自保世祖命大將畧地晉
城直以其衆歸之幕府承制署直潞州元帥府右監軍其
後論功行賞分土世守命直佩金符爲澤州長官澤民多
避兵未還者直命籍其田廬於親戚鄰人之戶且約曰俟
業主至當析而歸之逃民間之多來還者命歸其田廬如
約民得安業素無產者則出粟賑之爲他郡所俘掠者出
財購之以兵死而暴露者收而瘞之未幾澤爲樂土大修
孔子廟割田千畝置書萬卷迎儒士李俊民爲師以招延

四方來學者不五六年學之士子以通經被選者百二十有二人。在官二十年多有惠政。朝廷特命提舉本州學校。事未拜而卒。

張翥傳

元史

張翥字仲舉，晉寧人。其父爲吏，從征江南，調饒州安仁縣典史。又爲杭州鈔庫副使。翥少時負其才，雋豪放，不羈好蹴鞠，喜音樂，不以家業屑其意。其父以爲憂，一旦翻然改曰：「大人勿憂，今請易業矣。」乃謝客閉門讀書，晝夜不暫輟。因受業於李存先生，存字安仁，江東大儒也。其學傳於陸

九淵氏。翥從之游，道德性命之說多所研究，未幾留杭。又從仇遠先生學，遠於詩最高，翥學之盡得其音律之奧。於是翥遂以詩文知名一時。已而薄遊維揚，居久之，學者及門甚衆。至元末，同郡傅巖起，居中書薦翥，隱逸。至正初，召爲國子助教，分教上都生。尋退居淮東。會朝廷修遼金宋三史，起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史成，歷應奉修撰。遷太常博士，陞禮儀院判官。又遷翰林，歷直學士，侍講學士。乃以侍讀兼祭酒。翥勤於誘掖，後進絕去崖岸，不徒以師道自尊，用是學者樂親炙之。有以經義請問者，必歷舉衆說爲

之折衷論辯之際雜以談笑無不厭其所得而後已嘗中書集議時政衆論蜂起翥獨默然丞相搆思監曰張先生平日好論事今一語不出何耶翥對曰諸人之議皆是也但事勢有緩急施行有先後在丞相所決耳搆思監善之明日除集賢學士俄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階榮祿大夫李羅帖木兒之入京師也命翥草詔削奪擴廓帖木兒官爵且發兵討之翥毅然不從左右或勸之翥曰吾臂可斷筆不可操也天子知其意不可奪乃命他學士爲之李羅帖木兒雖知之亦不以爲怨也及李羅帖木兒旣誅詔乃

以翥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翰林學士承旨致仕給全俸終其身二十八年三月卒年八十二翥長於詩其近體長短句尤工文不如詩而每以文自負常語人曰吾於文已化矣蓋吾未嘗攝思特任意屬筆而已它日翰林學士沙刺班示以所爲文請易置數字苦思者移時終不就沙刺班曰先生於文豈猶未化耶何思之苦也翥因相視大笑蓋翥平日善諧謔出談吐語輒令人失笑一座盡傾入其室藹然春風中也所爲詩文甚多無丈夫子及死國遂亡以故其遺藁不傳其傳者有律詩樂府僅三卷翥嘗集

兵興以來死節死事之人為書忠義錄識者避之
嘉澤人 晉寧訛

澤州始修北城樓記

孟應春

予閱邊陲郡城嘗羨其壯矣歸視澤城殆弗如也矧
內侵離石殘破可寒心焉私議於縉紳間語於民牧空談
耳惟武進體菴顧先生早擢科甲出刺澤郡受上官明命
以修澤城費不出於公儲役不及於細戶多方措處以佐
財用新修敵臺敵樓四十六座重修城樓東西南六座其
北城獨無樓焉以矮房代之蒲伏不稱體菴先生喟然嘆

曰北方元首也其他股肱也元首早於股肱可乎遂創制
適規度基物土始修北城樓一座以為一郡主焉登斯樓
也盍觀其架構乎井幹雞棲襟帶左右層巒遊極揖拱後
前或飄緲而仰戴元昊或敦龐而俯映隍池材美而工巧
外華而內堅其架構亦美矣夫盍觀其形勝乎背負銅鞮
面迎王屋其裏兮據太行之險其表兮限濁河之流兩淮
咽喉三晉門戶其形勝亦偉矣夫盍觀其保障乎九軌蜿
蜒百室鱗次近而三關倚雉堞為巢窟遠而四境望樵麗
以依歸祇役於斯避寇於斯其保障亦賴矣夫盍觀其景

物乎四山曲抱屹屹翩翩三水圍環溶溶滌滌雲生碧落
之巖月吐青蓮之岫絡繹烟霞刻劃峭崿其景物亦奇矣
夫如斯已乎曰未既是城也有備焉則堅如鐵甕無備焉
則輕如雪山當省雲鳥之圖選熊羆之士恩澤以結其心
糧賞以充其腹如尹鐸之所寬知孟氏之所重庶克守斯
城不負建置者之意矣是役也民牧多不暇焉體菴先生
獨暇乎蓋其德洪而志遠才敏而行方守三尺而不撓臨
庶務而立辦廣倉儲之積飢歲可防較弓矢之能重賞不
惜庭有久懸之魚野無夜吠之犬故有餘力而暇爲之也

澤署教張君元善分教李君應期黃君楷陳君邦期暨庠
生史天壽梁采李時薦閻期素揖予紀其事予山林衰叟
愧乏才華恐不足以鳴體菴先生之績之盛勉修荒詞如
命或曰澤近乏科甲今歲登第者二人卽增高元武雄峙
一方之驗不知識者以爲何如

澤州學田記

孟 彰

國朝於海內郡縣建學立師儲才待用承平日久正人文
方盛之時隆慶初年南都體菴顧公登進士第出守澤州
公於學校有提調之責焉惟是青衿髦士充滿泮林雖養

以廩饌而所給有限其間無資產而守簡編處困窮而事
絃誦者多有之公嘗周以社倉之粟猶恐不可常繼乃別
爲經久之計采訪民間有願售田者不彊以威不虧其直
出貨以易之白馬寺東易秦好登山場一所中有柿果百
株城東無比寺山場一所中有桑柘八十餘株李桃杏果
五十餘株城南十里鋪外徐天福地八畝城北水河頭秦
圍楊謚地八畝四分傍有廬舍二楹皆置爲儒學之田以
其事請於上官上官嘉而允之田歲有租樹歲有課悉令
掌教者司其出納諸士有衣食不足者有婚嫁不能成禮

者有喪葬不能舉者各量其所費而周之可謂厚於養士
矣大公所以爲此者何也非莘野之禾不能蓄保衡之德
非南陽之稼不能養臥龍之才蓋欲諸生憑借物產專精
經術聯翩科第以爲一郡之光爲諸生者以勵爾志奮爾
力以副公之美意豈徒感恩而已哉自建學迄今踰二百
年僅見此舉前守抱豪傑之才敷循良之政者屢有其人
而未暇及乎此也公才識英明果於集事城墜之禦侮者
旣已脩築民兵之防患者旣已訓練倉廩之賑饑者旣已
充積審役均而民力已蘇折獄平而民訟已簡乃以有餘

之力成此作人之盛事蓋出乎尋常之外矣從此繼守不失不惟惠施於今亦將利及於後公之榮名寧有窮已哉澤之師生謀勒石以記公德後之覽者其勿廢之云

澤州題名記

李瀚

澤州在禹貢冀州之域本秦上黨郡高都縣地也歷代建置沿革靡常至隋始置澤州尋罷唐復置焉或治濩澤或治端氏既而移置晉城卽今治也國朝因之以晉城縣入焉直隸山西布政使司下領陽城高平沁水陵川四縣土疆廣袤千里有奇兵衛設守宗藩分封規畫之壯居然一

大郡也聖祖稽古建官慮周萬世其長爲知州其次爲同知其次爲判官又其次爲吏口口長貳首領各有攸司其必得人政斯舉矣是故諸員告缺率於賢科及甲監選補間有殊途亦惟優等仕者於茲必思所以慎重使王澤以宣民生以遂教三化行庶幾爲稱自建官來垂百有六十年矣往過來續無慮數百顧視事之廳舊無壁記而姓名爵里未上去而代遷歲月莫改將無以尙論其世而友其人也非缺典歟迨嘉靖丙戌今知郡事朝邑王公下車拳拳注意政猶未期民胥慶矣遂與郡寮寧遠張君翀與保張

君澍景州張君雲鵬協謀咨詢耆老繕閱故牘得其可知
纔一百一人戒工礮石刻置公署仍虛左方用埃繼者不
鄙老拙以記建屬予惟題名之設非徒然也觀其人之姓
名則其人之賢否政之得失自不可揜蓋國譜遺法百千
載公論繫焉士歷官服采人品不齊上焉者不恒有下焉
者無庸言中人苟且之政徃徃居多此職之所以日曠而
民之所以不蒙其澤也不假箴規其弊弗知以故官守有
題名石焉吾郡前政諸公風采雖不可攀而流風餘韻則
絕其未泯茲題貞珉姓名復有託矣夫公論在人古今不

一政果善歟民果何歟人將指而稱之曰此賢郡守也此
賢佐貳也此賢首領也審若斯爲榮不朽矣其或不然適
足以貽不磨之玷不如湮晦不傳之爲愈也可不畏哉可
不謹哉嗚呼索照於鑒考轍於車一從一改舉吾嚴師固
公之所以思而亦後人之所宜思也嗣今來者知自省焉
逃聽風聲竭誠踵武先進循良罔俾尊美矣公之遺愛曷
有旣邪公名朝雍字仲和故名宦裔起丁卯鄉貢進士拜
嚴州府節推廉平懋著歌頌遠聞被薦進今官政事風節
家法具在他日政成薦登大用執此往焉思過半也予謝

政家居不與天下事久矣然擊壤老人有二聞人之善未嘗不喜而其至情願亦竊附之一二况是舉乎又善之公溥者也聞命故不復固辭著其梗槩如此讀之者或有取焉則知所以自處矣謹記

太行山記

唐 樞

山自北紀雲中發宗行平定州至上黨遼沁潞澤衍亘多起彭懷衛二府南受藩垣中原自是西奔為中條至雷首東發為燕山至碣石左右行皆其托祖故曰太行又以界省故名省曰山之東山之西太行中原之正脈兩腋如莖

蓋所以冒中原而重其力惟其起張兩腋故身不自結而凝為所冒之中以其行局之宏非太不足以當之而其伊止之所乃所以為行之地蓋言意也

侯璉晉秩尚書

景泰元年五月由總督兵部侍郎陞

徐日久

閏正月兵部尚書于謙奏聞都督同知宮聚駐軍水西女王官深有效順中國之心願出軍馬殺賊聚不能作與鼓舞乃聽從隨千方朱暹歐觀等勒畢節衛各處屯堡房屋搶殺人財宜令巡按貴州御史及總督左侍郎侯璉執聚解京質問明正典刑從之是時貴州新添平越清平興隆

鳳臺縣志 卷之一
等衛圍困已久二月右副總兵田禮進兵解新添平越之圍然道路猶梗璉調署都指揮鄭德攻都盧等寨宣慰使安隴富勦水西賊皆敗之斬首百四十餘級溺死三百餘從水西至貴州路始通又行雲南總兵調兵烏撒會兵通畢節等路調普安州土官隆本率土兵援安南衛指揮蕭能出城夾攻擒賊首一人斬首七十餘級賊復集築紫塘等寨璉破之遂克弭勒南窩等十餘寨降阿蒙等五寨賊復圍平越璉等同兵擊走之遂分哨七盤坡羊腸河楊老堡諸處以解清平之圍仍哨清平迤東至重安江與靖遠

兵會自是興隆抵鎮遠道路皆通矣遣所鎮撫許讓奏節五月陞副總兵田禮都督僉事參將方瑛都督同知璉有是命弁勅獎之

太原南防事宜

五邊典則

徐日久

嘉靖二十一年七月俺答阿不孩由太原南下欲犯平陽澤潞山西撫按官請發京兵赴援上以京兵未可輕動下部議部言賊既下平陽則省城固已解嚴各路阻隔官兵亦隨至矣請備行劉臬張達將見在王客官兵摘發二枝專守省城以固根本至於賊入平陽蓋有二路中由靈石

冷泉口趨霍州以入東由介休張南店趨沁州經岳陽浮山以入西由石州趨隰吉石樓以入□計靈石天險勢難突至其中郭家溝韓信嶺三四百里險甚分兵伺之賊可圖也或由澤潞衝突太行越入懷慶此去臨清真定僅數百里宜令諸路守臣伏兵堵截使賊不得過太行乃爲無虞蓋潞安黎城等處與河南武安接境一下武安則地曠難守河南山東北直隸一帶俱爲可慮也或知有備不至又將由隰州入石州趨偏頭寧武亦宜行劉臬張達備之諸凡賞格宜各行榜諭以勵人心得旨賊入平陽三路令

劉臬張達分兵邀擊且嚴戒諸將遇靈石等處險隘各血戰立功無復延緩取罪賞格可大書刻印遍給軍中曉諭是日我軍與賊零騎遇於孝義縣師同橋斬首十三級賊營北徙

澤州重修廟學記

張鵬

澤跨河朔今隸冀南爲鉅郡其民儉且而力耕有堯舜遺風餘思士亦劬於文學無外慕鵷翥鴻漸先後接武學在城東南隅宋至和乙未知州事吳中始改茲地元大德丙午長官段宜重建中更兵燹僅存故址洪武己酉知州事

李祥再創已未知州事王堅加飾焉櫺星門面城墉僅去丈許墉高而門下纔及墉腹襟袍縮而弗舒不稱偉觀東西廡入大成殿兩腋簷陰隨地亭午亦深黑不辨木主位次成化癸卯知州事陸偉雖嘗嗣葺而址仍其故迄茲四十年木蠹瓦脫丹白侈剝而又若是隘滋無足觀矣正德庚辰秋八月丙子鵬按巡至澤綏德馬君汝驥以翰林庶吉士出守茲郡政成民和頌聲遐流鵬越三日戊寅謁廟與僉憲祥符谷君高堦既坐堂上鵬顧諸生日惟茲廟學隘若是地殆無餘者與汝驥曰否乃導鵬行堂後隙壤彌

望視廟與學居二之一荆榛蒼蔚鵬慨然久之汝驥曰某亦有志改作患無財耳鵬居數日舉郡故弊而櫛剔之得贖刑銀以兩計者千三百有奇汝驥乃悉心經營百材畢具分命判官張鳳以十一月辰役工始事伐石爲櫺星門東西廣十有四丈門之內鑿泮池池梁以石過石梁而上爲戟門門之內爲兩廡各十五楹中爲殿左右爲二翼室以貯祭器堦深十五丈殿後爲儀門由門而上爲明倫堂左右爲饌堂東西爲兩齋各九楹堦深九丈若廚若庫若倉若吏廨咸以次相附堂之後爲講堂三楹東西爲號舍

凡六十楹講堂後建屋五楹爲尊經閣經史百子藏焉廟
學之東廣三丈南爲宰牲房爲神厨又自厨至北四十丈
爲射圃西廣六丈以近中二尋爲路南爲大門欲升堂與
閣者自是路以入路之西其南爲鄉賢名宦祠者二其北
爲教官解者四茲學之制斯備矣兩廡益十之二殿墀益
三之二號舍益十之五廟若學舊廣九丈殿舊五楹皆益
三之一講堂若閣則昔所未有而今益者越年春三月甲
子日工告成計用夫三百六十人官程日授廩無虛役者
彩飾靚麗文文章章儵有榮觀焉繇是青青者衿來遊來

歌叫怵躍舞各自矜奮殿墀有檜一松二栢一其大蔽牛
皆數百年物貯陰下庇廊廡諸生絃誦之餘憩息樹下談
仁義說王道陋青紫而若汙抗賢哲以爲友其趨而之善
也如或驅之而恥於爲惡也如或禁之穆穆乎化鄒魯矣
汝驢喜曰茲惟我公作新之功也走諸生來告願有記鵬
惟仲尼之道六籍詳焉鄒孟氏曰乃所願則學孔子諸生
夙嘗有志於是無庸瀆告者然勞弗逮民錢弗歛下不踰
數月以舉茲鉅役鵬何力於斯而馬守之政斯亦可觀矣
因記之授諸生持歸鐫諸石俾後世君子知茲役攸始

創建聖謨閣記

吳駟

聖謨閣者藏我朝列聖所頒諸書而作也書有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太祖高皇帝御製大誥三編太宗文皇帝御製爲善陰騭孝順事實二書宣宗章皇帝御製五倫書凡若干卷爲屋重四雷八楹十六牖百八十椽廣一室高倍尋甍甍圻墁丹堊髹漆稱是謂之聖謨閣者取書所謂聖有謨訓朱子所謂惟聖之謨意以是遵也始於是年七月壬子畢於十月辛未先是學舍隘陋前書置之耳房中且晦汙尋至漉逸正統丁卯領教事至嘆曰古人藏象魏拜六

經欽服寶藏以知所當重也矧今朝廷所頒製者乎尤在所當重而簡瀆至此爰圖於衆必欲構一閣以貯之然專於簿書期會者視以爲迂且不急始予命設木厨內儲講堂離位則窒坎位則背震兌位則仍耳房之瀆也必不已委俸庀材積以歲月棖拾楛收鳩工募傭以苟完之再閱月而竣事有衛子荆之善而無田宏正之費也時州守倅衛將士咸至酌而落之捧其書藏之上方衆具是瞻喜曰斯閣之建當學宮之中浥以泮流翳以松檜工而不侈華而有制奇矣哉又諸書之頒舊矣未有建謀以蓄之如此

者可不鐫文以紀其盛嗟乎予之爲是豈務奇也哉夫工而不侈規於道也華而有制酌乎中也龔龔藏諸書存乎敬也亦以資之以爲教使人皆知經所當尊達夫尊尊之義則必國而知尊其上家而知尊其親幼而知尊其長賤而知尊其貴陰有以開其良心入於善域庶幾迪人彝醇風化之一助云爾而日徒以是爲奇觀非予所敢知也僉曰若然匪特不爲文具實作人之具矣吾等失對敢請書諸石爲記

澤州重修廟學記

張養蒙

吾澤據太行之勝南附太行蓋三晉一巖郡云士之起膠庠儀上國者斌斌乎後先相望也州學之建舊矣重修於正德十六年歲久不飭浸以敝郡守大夫韓公甫受事謁廟退卽學宮延見師生顧而嘆曰廟歆如此其何以妥聖靈光俎豆不治且將圯此吾守土者任耳乃進文學博士王化李遇春王崇簡謝試暨弟子員孟養重趙友益輩謀新之值初政倥偬未遑忽下霍爲虐廟竟就圯大夫閔然曰吾固虞其有此亟請於兩院藩臬重修之俱報可於是鳩材庀工諏日興事費取諸羨緩而官不匱民專於顧役

而私不告勞僅兩匝月廟成棟宇金碧巍如煥如視舊制
尤爽塏閱麗云廟左右兩廡則欹者正之闕者補之漫漶
者丹堊之後則明倫堂齋房悉從繕葺前則戟門高揭泮
池廣濬朱垣之外樹以松梧桃李煌煌哉學宮改觀矣是
役也肇自萬歷甲申九月寒冬輟工者三月餘至次年乙
酉莫春告竣大夫屬予紀其事予惟齊魯嫻於文學乃其
天性大夫起東齊世以三禮承甲第文章醞藉凡百可師
蒞澤閱歲無日不討多士而訓迪之固已身爲型範口振
鐸音矣區區土木之事豈急欲勒石示人哉蓋自國家以

學校儲材以經術論士士非此塗無繇進今褻衣裴履環
橋門而誦習者卽所稱經術士也業已秀出編民步武孔
轍乃或剽獵口耳競斧藻而趨捷徑古三物之訓謂何一
旦策名邁會拘拘泯泯罕所建監甚者舉平生所誦習而
弁髦之飾執營私譁衆躋臚亡論聖門羞稱里閭且姍誚
焉儻士習而若此也敝將何極寧獨學宮敝也乎哉學宮
敝而修之大夫事也大夫任之矣修士習以稱塞大夫雅
意吾庠士其何辭之與有故遊精道德之塗棲息仁義之
域勤思乎光明宏濟之業異日踐文石履赤墀清廟明堂

爲梁爲棟使人按籍而指之曰此澤產也此賢士大夫興學所造士也豈直地以人重實惟賢大夫之光大夫遠巡謝曰澤固唐虞首善地耳俗淳厚其君子深思重名節一傲於五代宋程伯淳尹茲土正學倡教士矍然顧化迄今尸祝之夫古今人豈相遠哉不倖待罪守臣日惟化民成俗兢兢念無俾於多士多士本深思務正學犁然當於世用此自帝風所貽真儒教澤所漸不佞與有榮幸誠厚願焉胡敢居功嗟嗟真長者之言哉吾庠士勉矣疇昔所自許寧有待而後興矧賢大夫色笑以教所以相待又不薄

有不睹廟思行於太廟好修者非吾徒也大夫名容字可受別號岱野山東青城人守澤多善政不具論同知宋宗周判官蕭守卿吏目劉宗仁督功均勞例得附書

重修天井關孔子廟記

賀盛瑞

夫議論恣不經之疑君子所諱忠賢抱千古之憤君子所慘若夫存議論於不經弔忠賢於千古又君子所以寄其德不可以異言也天井關志夫子廻車石迹異甚矣夫石不變其堅聖不變其常飲羽已誕矧車迹又矧夫子耶然君子存之母亦以物之異民所疑聖之常民所信舉至異

屬於至常庶所疑奪於所信其亦善用異矣雖然天井寶
夫子所不至又何辨夫子不至而傳其迹至今則君子有
隱意矣今夫賢人竭忠於國亦願一日之知乃鳴犢舜華
顧亦寃死嗟哉此亂世多阨賢而夫子絃歌寓悲也同調
之士俯仰古今其能忘情也哉北瞻晉陽南顧河流撫事
感時淒然在目是至人懷人所入境而興情徘徊而不能
遷去者也故君子志前事於不經之石迹蓋使臨河之嘆
長存兩賢之死不朽亦弔古者之極思也嗚呼覆巢破卵
則鳳凰不翔剝牲天胎則麒麟不臻是以惟震致警愓愓

於詩人也歟予故謂託迴車者其有深感也夫其有深思
也夫若曰其誕吾不信也則君子知之矣歲久廟圯命工
重新後之登臨於斯者其將覽其意而賦焉

四檜說

郭顯文

敬慎堂前四檜太守王公手植也公爲政清約勤慎以愛
民爲本暇日樹此以况節也公之遷不久矣他日民之覩
之者勿翦勿伐安知不比於甘棠乎公名朝雍字仲和陝
右朝邑人嘉靖己丑學正郭顯文撰

孟侍郎父子贊

任皞臣

忠臣何求孝子之門孝子何德資父事君嗟彼袁粲今罕
厥倫惟公父子奕世揚芬



鳳臺縣志卷之十四終

